

由「違方易任」論殷浩身份之錯位

江建俊*

提 要

東晉名士殷浩，以擅長談論，除以「才性四本」論獨擅勝場，且精於知人鑒及岐黃醫術，又長於《老》、《易》，而為當時清談風流之宗，以聲名籍甚，特被簡文帝賞識而超拔任用，且引為腹心，倚以重任以制衡權臣桓溫。但殷浩缺乏治國理世之經綸，更無軍旅奇正之術，故於北伐時節節敗退，而被桓溫彈劾，廢為庶人，遂浸淫佛經，夷神委命，卻終日書空咄咄，可見難以掩抑其失志懊悔之悲。本文以論偏才之性，其才有長有短，殷浩談優務劣，本可在人倫鑒識及學術思想上發揮長才，然以任用錯誤，且執政者促成殷、桓對抗，使內外不協，互相嫌猜，而亂了大局。可見任用時未能取長棄短，則不但是個人的損失，也徒留國家的禍害。就在於以一個率任之才，竟擔當國體重任，因為識量不足，實不足以撥亂返治，反自取其辱，徒使政局更趨混亂，此可引為知人用世者誡。

關鍵詞：殷浩、違方易任、名士風流、談優務劣、才性四本

A Talk About Yin hao's Being Out of Place by means of "Violating Standard and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Changing Appointment”

Chiang Chien-Chu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Yinhao, a celebrity in East Tsin Dynasty, was skilled in discussion. Besides being well-known for “Four Essences of Talent”, he was also good at examining people, medicine, Laotse and the Book of Changes. Because of his fame, Chien-Wen Emperor promoted and appointed him to balance against Huan-Uen. But Yinhao lacked th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governing a nation and directing military affairs. So he was defeated repeatedly in attacking the north and was impeached by Huan-Uen. After returning to a common person, he was deeply absorbed in the study of Buddhism and resorted to fate. However, he regretted having been in disgrace by talking and saying something nonsense every day. This essay is to talk about specialtie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Yinhao talked well but practiced badly. He might have put his talents to good use in thought and examining people. But wrong promotion led to mutual disharmony and distrust between Yin and Huan, which caught the nation in disorder. So if we can't focus on a person's advantages and neglect his disadvantages when he is appointed, it will result in personal failure and national disorder. We can't expect an unrestrained person without sufficient knowledge and ability to turn a nation from disorder into order. He himself will suffer insult and the nation will be in chaos. This is a good lesson for common people in the world.

Keywords: Yinhao, violating standard and changing appointment, celebrity and refined taste, yi xiang is better than revealing true form, talk well but practice badly, four essences of talent

由「違方易任」論殷浩身份之錯位

江建俊

前言

東晉自成帝咸康至穆帝永和間，王導、庾亮、庾翼、何充相繼執政，內政較上軌道，社會相對安定，清談與品評人物之風隨之衍盛，殷浩即是當時談論之宗。據〈賞譽〉86注引《中興書》曰：「浩能言語，談論精微，長於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也因其「思緯淹通」而獲執政青睞，被倚以不次之任，然在當時大族環伺中，越分之擢，加上恃勢急謀大功，不能謀定後動，也不聽建言，終連年敗潰。清談領袖從政的下場，竟至於此。《晉書·殷浩傳》末史臣論曰：

殷浩清徽雅量，眾議攸歸，高秩厚禮，不行而至，咸謂教義由其興替，社稷俟以安危。及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總戎律，唯聞蹙國喪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奇正之要。違方易任，以致播遷，悲夫！

從「違方易任」以致敗事，而言其本來可在人倫鑒識、學術思想上表現長才，做個夷曠之談士，不愧為一時風流，但以缺乏治國理世之經綸，實不足以擔當軍旅之任，因身分之錯位，使一時名士「功虧名辱」，皆由用人「舍長任短」之弊，此足為主政用人者戒。

一、殷浩之名士風流

殷浩弱冠即有鄉里之美名，其父殷羨，曾任豫章太守，資性介立，固一時之名

士。¹叔殷融亦宏達，善著論，為易學專家，每與殷浩清談，常飲酒烹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事物自撓，為王導、桓彝所歎美。殷浩受家學家風之薰陶，多才多藝，既精言辯，早參與並召集重要談座，與當時勝流較量談技，「殷理」遂已名揚天下；且擅於人物品鑑，譽人於未顯，其所識鑒，皆成偉器。何況，又精經脈醫方，無形中成了風流清談所推尊，一時名流，皆為美譽，而成了眾所矚目的人物，茲先考其「名士」之跡：

（一）風流談論之所宗

陳郡殷氏為東晉望族，自浩之父殷羨及其叔殷融始，嶄露頭角，到從侄殷覲之率易才悟、殷仲堪精覈玄論，可謂清談世家。殷浩即以口辯而為「風流談論之所宗」²，《世說新語·文學篇》載有幾則以殷浩為中心的「劇談」：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塵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嘆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于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輒翼如生母狗馨。」

此次「廢寢」之清言，桓溫、王述、王濛、謝尚等大名士皆在座，但以王丞相與殷浩對辯為主，往反數番，辭理交至，理境並佳，幾乎僵持不下，諸賢參與此言談盛會，皆「時復造心」，頗多激發，而傳為佳話，被比作「正始之音」的再現。又有一次與謝尚³的交鋒：

¹ 《通鑑·晉紀》載殷羨為長沙相，在郡貪殘，庾翼每以浩之故而寬容之。《世說·任誕》31 載羨性通脫，機應不差。為豫章太守，臨去，郡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庾翼稱其「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晉書·庾翼傳》，頁 1932。

² 《晉書·殷浩傳》，頁 2043。浩與褚裒、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

³ 謝尚神懷挺率，清暢似達，超悟令上，少即有美譽，為殷浩之連襟。據《世說·任誕》37 載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頁 750。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為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⁴

此次清言，幾乎是殷浩壟斷全場，除理義佳妙，滔滔不絕，如懸河瀉水，皆前所未聞，竟使謝尚汗流浹背，其動人心魄可以想見，充分展現殷浩之學養與辯才，同時也可窺見其從容鎮定的氣度。《世說·賞譽》86 又載：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

王濛⁵、劉惔號稱「王、劉」，是當時談界之佼佼者，尤其劉，更為名士所推，《世說·文學》56 載：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真長，孫意已不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粗說己語，亦覺絕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此次主辯者原是殷浩與孫盛，論題為〈易象妙於見形〉，殷理佳而辭弱，孫盛則辭氣較勝，自己認為與易理闇合⁶，却不為在座者所安，乃延請談辯高手助辯，孫盛一聽劉惔，先已聞風喪膽，故表現失常，而甘拜下風。劉惔每以「第一流」自居⁷，而瞧不起當時談士。但劉惔與殷浩談，竟屢「入其玄中」，也就是落入其所預設的語言陷阱，不能自拔，此事非僅一次，如〈文學〉26 載：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

⁴ 見《世說·文學》28，《箋疏》頁 217、218。

⁵ 《世說·品藻》48 言王濛之談，自許「韶音令辭」，頁 527。《世說·賞譽》133〈王濛別傳〉云：「濛性和暢，能清言，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頁 488。

⁶ 按錢鍾書《管錐篇》考此與「闇與理會」、「闇與理合」、「闇與道合」同意，孫語道合，即此意也。頁 1120-1121。

⁷ 《世說·品藻》37：「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孫盛稱劉真長「清蔚簡令」，頁 522。

殷浩向劉惔示威，意為平日善辯，今怎麼辭窮？明·王世懋謂殷浩語意為：殷調笑劉惔雖「善攻」，仍不能當己之「墨守」。此使劉惔耿耿於懷，時思報復⁸。《世說·文學》33載：

殷中軍浩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

此次交鋒，殷浩理屈而多方牽扯，造成語言「失焦」，故為劉惔所嘲諷，總算討回面子，也報了「言仇」。殷浩與劉惔之交辯，各有勝負，二人之談論素質，乃在伯仲之間。《世說·文學》46又載殷浩與劉惔的對談，其言曰：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嘆絕，以為名通。

此次「名通」出於劉惔之善解，為對人性善惡的理會⁹，以深契時代思潮，故為人所稱。而殷浩思理的多元、活潑，善發「談端」，可見一斑。且勇於向人請教，故能為人所宗仰。

而殷浩曾與桓溫談辯否？據《世說》與《晉書》各傳皆未著錄，唯《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四引《語林》曰：「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持稍數迴，或向劉，或擬殷，意氣始得雄王。」此明言桓溫談不如殷、劉，便惱羞成怒，竟向殷、劉揮矛示威，其「談品」不佳，玄學更無根底，故未為士流所稱。

殷浩辯論以義理見長，尤其精於「才性四本論」，所謂「才性四本」，即流行於曹魏時之名論，有王廣論「才性離」，李豐論「才性異」，傅嘏論「才性同」，鍾會論「才性合」，鍾會加以整理編訂為〈才性四本論〉，然此流行於魏末之命題，在西晉卻沉寂無聞，到東晉，經殷浩之董理窮究，乃漸成「言家口實」，為談客之

⁸ 據《世說·輕詆》10載：「謝鎮西（尚）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驅馳邪？」此處殷浩輕詆劉真長為人倨傲，輕視上官，不宜為郡吏，其間似有芥蒂，頁834。

⁹ 此言人皆稟之自然以立性，故從性言皆一致，然一應世，則有善惡，緣氣有清濁、厚薄，故多偏才，中和純正之聖人極寡。此條劉《注》引郭象「塊然自生」，以言人性之天然而非為。見《箋疏》，頁231。

基本素養¹⁰，故知《四本論》之得以傳揚，與殷浩之精研、推闡，頗有關係，因為在分析才與性的合、同、離、異間，靈活運用，無所不關，「才性四本」所發揮的辯證意涵，可滲透到各個命題的核心論旨上，殷浩即以密探〈才性四本論〉之奧義，且將之應用於談術，就如援縱橫捭闔，飛鉗轉丸以挫銳解紛般而深得其益處，於每次與人談辯時，都善用之而獲勝，其能成為當時「談論所宗」，實拜獨擅「才性四本」之賜。此《世說·文學》34 所載：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

「四本」論成了殷浩之「堅理」，在談辯的場合，殷浩每將論敵引入其獨擅之理中，使人脫身不得。因為當時能講述「四本論」者已少之又少，故所向披靡。又據《世說·文學》51 載：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嶠、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輟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支道林為善辯之名僧，雖預先掌握「敵情」，謹慎繞開其鋒，終究仍逃不過其「理窟」，在不知不覺中，仍陷入其羅網中，而被擒服。大約支遁有此被屈的痛苦經驗，故有一次殷浩又邀支遁辯《小品》之精義，支遁乃予以拒絕，《世說·文學》43 載：

殷中軍讀《小品》，下二百簽，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

此事據《高逸沙門傳》言殷「邂逅不遇，深以為恨」。本來，殷浩想向支遁請教佛義，支遁也想前往，被王羲之勸止，說：「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為敵，且己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為然，遂止。」¹¹此反映殷浩之才理固勝人一籌，具有聞風披靡之勢。

¹⁰ 《世說·文學》60 載：「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嘆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頁 240。《南齊書·王僧虔傳》亦云才性四本為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頁 598。《南史·顧歡傳》亦載顧歡與孔珪於登嶺尋歡時共談四本，知南朝時仍流傳不絕，頁 1875。

¹¹ 〈文學〉43 注引《語林》，頁 229。

而於此也見殷浩於佛理曾下過苦功，已達闡幽抉微，通人之所不能通的層次。據《世說·品藻》載郝嘉賓問謝太傅有關支遁的談辯造詣，比起殷浩如何？謝答以：「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亶亶論辯，恐殷欲制支。」二人之勝負有較公允的評斷。殷又有與名僧康僧淵交辯的記錄，據《世說·文學》47 載：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恆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粗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粗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

康僧淵必已聞殷浩之談名，能與浩談，頗能抬高身價，此據《高僧傳》四載：康僧淵於晉成之世過江之事：

後因分衛之次，遇陳郡殷浩。浩始問佛經深遠之理，卻辯俗書性情之義。自晝至曛，浩不能屈，由是改觀。¹²

本為佛理之請益，終為「性情」之論辯，各梳超詣，然殷浩不能使之屈服。殷浩在與高僧支遁、康僧淵的切磋中，對般若空義實能提升其論理的深度及嚴謹性。殷浩又與其叔殷融談，〈文學〉74 載：

江左殷太常父子，并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

注引《中興書》言殷融理義精微，「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更居長」，曾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頗有「致思」。叔姪各有勝處，可以互補，然亦可推其談論之主題必屬《易》學之相關論題。又據《世說·文學》31 注引《續晉陽秋》云：

孫盛善理義，時中軍將軍殷浩擅名一時，能與劇談相抗者，唯盛而已！

前引殷浩與孫盛以〈易象〉為談端¹³，辭難往復，而二人之理為何？據《世說·文學》56 注載其論云：

¹² 慧皎《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 1992.10，頁 151。

¹³ 孫盛篤學不倦，故學問淵博，著《魏氏春秋》、《晉陽秋》，詞直理正，咸稱良史。又著〈老子疑問反訊〉、〈老聃非大賢論〉，以〈易象妙於見形論〉重卦象，非議玄學之新解，思想較保守。

其論略曰：「聖人知觀器不足以達變，故表圓應於著龜。圓應不可為典要，故寄妙跡於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適，故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影跡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坎同體矣。」

此注未注明何人所論，嚴可均《全晉文》視為殷浩之〈易象論〉，馬國翰則判為孫盛之〈易象妙於見形論〉，朱伯崑《易學哲學史》¹⁴從此文不贊成取象說，以卦爻象為影跡等內涵加以解析，認為此文為殷浩對孫盛的反駁。唐翼明《魏晉清談》則認為〈易象妙於見形論〉在劉孝標時仍存，孝標乃得以節引之，故此文作者「應該是孫盛而非殷浩」¹⁵。按孫盛批評王弼「以附會之辯，而欲籠統玄旨」，於「六爻變化，群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意皆擯落，恐泥夫大道。」¹⁶可推孫盛論易不排斥爻象及卦氣之說。朱伯崑《易學哲學史》遂論云：「〈易象妙於見形論〉的宗旨是：事物及其變化之道皆顯現於卦爻象及其所取物象之中……卦爻象是有形的，窮神知化不能脫離有形之物」（頁 333），而此文則以卦爻象為變化之道的影跡，欲了解事物之變化，觀器不如著龜之兆應，著龜之兆應又不如六爻，六爻見吉凶。然唯化所適，因一畫而吉凶並彰、慶咎交著，故「微一則失之矣」、「繫器則失之矣」。既然觀器不足以達變，故應超越形器，緣一卦之象，可備未備之象，一爻之形，可兼未形之形，那卦爻象之取象焉可圈限於一事一物？是以知卦爻象只是表現義理之工具，自不能與道齊妙。凡此所論即是對孫盛所言：「六爻變化，群象所效」之將卦爻象視為妙道之所在的駁難，是以判為殷浩之所論，而訂為殷浩〈易象論〉。然若從孫盛認為乾、坤之擬義可超陰陽二儀，巽、坎可超風雨，則圓化之道當為兼有無、兼虛實，能入而不入。由此，殷浩之執虛崇無，遂否定爻象，實有偏失，故言孫盛作亦可通。是以吾人認為劉孝標此注，乃綜論殷、孫之易說者。大抵其說尚繁，經劉孝標擷取其大略，然已足以呈顯殷浩論易乃屬王弼「寄象以明義」，

¹⁴ 見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一卷第四章〈魏晉玄學派的易學哲學〉，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1，頁 335-337。

¹⁵ 見唐翼明《魏晉清談》第三章〈清談內容考察〉之注 18，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10，頁 98。

¹⁶ 見《三國志·鍾會傳》注引，見《三國志集解》，台北，藝文印書館，頁 681。

爲重義理之新易說，且重在爻象之「盡」或「不盡」意上，此頗足以符應暢玄之新思潮。

又據〈文學〉31篇另載殷、孫二人交鋒之盛況：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暮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

這是一次「忘食」的劇辯，彼此咄咄逼人，互不相讓，竟至不知理源所歸，其激烈已成談界所艷稱。而殷浩每爲大型談座之召集人，又是論辯的主方，其在談界的聲望自是舉足輕重。此次熱烈的交辯議題，也未交代，很可能仍爲《易象》問題，才有可能如此激烈。據《世說·文學》注引殷浩與諸人所辯的主題，十分多元，還頗多虛玄之語，如〈文學〉48載：

殷、謝諸人共集。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

此處殷未答，疑有闕文，究竟爲眼視物而識物？抑物入眼而被識？若眼不往、形不入，又無光線，則無視覺活動¹⁷；眼與物何主何客？相即或相離？且眼而無神，何能辨物？造微之語，祇能依希其旨，雖意孕其中看似可解，實則游移莫定，故殷浩以不解爲解耶？又：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屎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尸；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污。時人以為「名通」。

18

所謂「名通」是善於解說義理，使人無疑問處；且有佳會，啓人思致，足以感悟人生，而獨擅勝場者。此處殷浩以「官本臭腐、財本糞土」的清高之言，鄙賤世之趨名逐利，有諷世意，故爲時人所嘆賞，而推爲名解。

據《通典》卷七十三、九十載殷浩曾三度向博綜眾書，尤善《三禮》的范宣¹⁹請

¹⁷ 此條劉注引《成實論》言「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當知眼識不到而知」，劉孝標遂以言「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而見也。」頁233。

¹⁸ 《世說·文學》49，頁233。

¹⁹ 范宣入《晉書·儒林傳》，稟性廉孝，素貧，不受資給講誦爲業，帶動儒經教化，著《禮易論難》

教「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宗」、「天子諸侯臣致仕，服有同異」等有關大宗、小宗、爲舊君服喪之相關問題²⁰，范宣都很有詳盡而正確的解析。此一系列有關禮義的討論，乃咸康末（342）之事，時殷浩還未出仕，可視爲其清談時談講《三禮》之議題。²¹而實亦爲魏晉特殊社會、政治背景下，對宗親族黨之庶出小宗如何安放位置，及過江後士人之服喪等問題的辨析，及禮義轉變之回應與關心。

而據《晉書·禮志》上又載永和中，太史上元日合朔（日蝕），談者或有疑應卻會與否？時殷浩輔政，主張從劉邵議而不卻會；王彪之則議當從咸寧、建元之卻元會，浩從之，竟卻會。此屬「日蝕廢朝與否」之辯，浩主張不爲變異豫廢朝禮，與重視災異之譴告而慎行的一派相辯，爲有關「朝禮」的論題。²²由上列幾則文獻，可推殷浩對禮義及行禮有深入的領會及獨特的看法。

當時談界對殷浩之思理十分肯定，如王濛寫給桓溫的信中，稱道殷浩「識致安處，足副時談」（《世說·賞譽》115），此若稱其言談之「識致」，可無所愧；若指其立身處世，則足稱時譽。而《世說·賞譽》82亦載：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嘆云：己之府奧，早已傾寫而見，殷陣勢浩汗，眾源未可得測。

此《注》引徐廣《晉紀》曰：「浩清言妙辯玄致，當時名流，皆爲其美譽。」可見王胡之歎賞殷浩清談時之陳理淵博，如浩瀚之水，深不可測，也探不到其源頭。即若簡文帝也讚賞其思致，〈賞譽〉113載：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行於世。頁 2360。

²⁰ 可參考《禮記注疏·大傳》卷三十四，台北：藝文印書館，頁 620、621。這些議題，也是當時談界的熱門議題。

²¹ 《世說·言語》64 載劉惔與桓溫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則《禮》義雖未極究竟，而亦可參玄，此謂玄禮雙修。

²² 見《晉書·禮志》上，頁 594-596。

大約殷浩清言的特色是辭條豐蔚，一下即二百語，故言其「非簡至」。至於「不超詣」，乃指其未至拔新領異，然前舉其與謝尚談時「既有佳致」、「足以動心駭聽」；又有許多解題，號為「名通」，乃別有佳妙的領會，為時人所共推者，怎言「不超詣」？且研深佛經，曾言：「理亦應阿堵上」（〈文學〉23），可推其理義精微。故祇能說他不像王弼能標「貴無」、「聖人有情論」；裴頠標「崇有」；郭象標「自生獨化」、「適性逍遙論」；支遁標「即色」論等「勝理」耳。至於思路條理，倒是布局嚴整，無可攻之勢，此則深被簡文稱道。此又見〈品藻〉39載：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群心！」

此「撫軍」即簡文帝，其評論殷浩之清言的造詣為：雖不能一定勝人，誠如前言不能標「勝理」；不過在應對方面，還能讓大多數人滿意，已不可多得。簡文曾當面問殷浩的談玄水平比裴頠誰勝？²³殷浩稍頓後答曰：「自然勝過他！」按裴頠博學有遠識，善清言，時人稱他為「言談之林藪」²⁴，其所標的〈崇有論〉，為一時之名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文學〉4），其談玄的地位與王衍齊名，殷浩竟說勝過，可見其對自己的談辯能力十分自負。在同時有些王公貴人又拿殷浩跟裴遐比，據《世說·品藻》33：「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當以識通暗處。」殷浩一語即道出此乃就以通曉奧理而言，不相上下。裴遐以談辯為職業，為王衍之女婿，據《世說·文學》19注引鄧粲《晉紀》曰：

（裴）遐以辯論為業，善敘名理，辭氣清暢，泠然若琴瑟。聞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嘆服。

其談辯已達到辭清語妙之境，同時還在發音吐辭的抑揚頓挫上考究，直把談玄推到藝術的層次，令人流連忘返，此見之於其與莊子新意的闡發者——郭象的對辯，〈文學〉19載：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

²³ 《世說·品藻》34言：「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頁521。

²⁴ 《世說·賞譽》18注引《惠帝起居注》曰：「頠理甚淵博，贍于論難。」，頁430。

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女壻！」

郭象的清言能力，本甚被王衍推重，曾賞曰：「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賞譽》32）庾敳亦稱讚郭象才學在己之上（《賞譽》26），他在學術上的最大貢獻是繼承向秀的「隱解」莊子，妙析奇致，發明新義，振起玄風，使讀之者超然心悟，莊生之旨也因之得以鼓播，而成一代顯學。郭象之思理境界既已造微，裴遐則有條不紊加以梳理，使理致更出乎其上，讓人如品嚐一席豐盛的饗宴般，快意當前，宜其言談，遠近馳名。殷浩竟自認為在「識通暗處」，能發人所未發，足可與裴遐比勒。另據《晉書·庾亮傳》載：

亮在武昌，諸佐史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

此載可見庾亮談詠時之風神及雅賞殷浩之思致。庾亮雖嚴整，然亦善談論，又性好莊老，曾與王敦談論，敦嘆賞其賢於裴頠，殷浩與其詠譔，真可獻酬群心²⁵，快意當前，此時任樂之狀，竟為王導譏為「小頰」²⁶，以其與平日之威望雅重稍異也。

由上所述，殷浩自一時傑出的談士，在當時談界倍享盛譽，許多一流談客都曾與其交鋒過，〈品藻〉51即載：「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羊叔子即羊祜，此乃就殷浩之才學思理博洽通達，可比羊祜在晉初之聲價²⁷。又《晉書·阮裕傳》言阮裕「思致不如殷浩」²⁸，思致即指談理的造境言，足見當時殷浩在談界實屬第一流人。連王丞相（導）都十分折服，據《太平御覽》七百三載：

王丞相常懸一麈尾著帳中，及殷中軍來，乃取之曰：「今當遺汝！」

麈尾為當時談客所執，代表其在談座上的身分地位，王導絕重殷浩，故贈以麈尾，

²⁵ 〈庾亮傳〉又載：「亮所乘馬有的顛，殷浩以為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漸而退。」可見庾亮與殷浩有頻繁的互動，頁1924。

²⁶ 又《世說·容止》24，王羲之稱庾亮此時風概為丘壑獨存，頁616。

²⁷ 劉《注》則言：「羊祜德高一世，才經夷險。淵源蒸燭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頁529。

²⁸ 《晉書·阮裕傳》載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至都，不拜訪殷浩、劉惔，人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頁1368。

此贈無形中亦宣示殷浩在談界的崇高地位，足以領袖群倫，其「清言」之才，實已廣被認可。總結上論，知殷浩專精《才性四本》，又擅〈道本〉、〈易象〉，於般若〈性空〉及〈性情〉論、禮論等，皆有孤詣，且與當時重要談客皆交鋒過，無形中對東晉清談玄學之鼓播、深化有積極的貢獻，從而蔚成極高的社會聲譽。由「談才」而被輿論視為大才、長才，足以撥亂返治、解救蒼生的經國幹才，而引頸以待其出仕理民。夫眾情莫不寄望於其身上，然終不知談才與治國之才實不能畫等號，世之浮華士，越次妄據、知小謀大、不量材力，終至折足覆餗，即由於此。

（二）精於知人鑒及歧黃

殷浩除由「思致」勝而獨擅論壇外，亦預於士流間的人物品鑒，此講求「風致」的鑒識活動，以呈顯人物之氣質特性及形姿風神為特色，透過品題，士人之社會地位乃得以奠立。於此，殷浩以提攜人才為出發點，曾對王羲之、韓康伯、謝萬等加以鑒裁。據《世說·賞譽》100載：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²⁹

王羲之「清貴而鑒裁」，乃由其具有高爽之風度。此條注引《晉安帝紀》曰：「羲之風骨清舉也」。殷浩雅重逸少之清貴不類常流，故屢薦拔之。又道其外甥韓康伯³⁰：「少自標置，居然有出群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此稱讚其能自我修養，以成出眾之才，且言辭亦有情趣，足參時流，乃一時之秀士。王坦之即稱韓康伯「思理倫和」，殷之譽豈循私哉！他如評謝萬「文理轉適」，標榜謝萬之工言論、善屬文之專長，而其才器之俊秀自在其中矣。《世說·排調》47又載：「劉遵祖（爰之）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取為佐，劉少有才學，能言理，歷宣城太守。」經浩之吹噓，每能致其「時譽」。及其北伐時，以江迥為諮議參軍，浩甚重之，遷

²⁹ 〈賞譽〉80又載殷浩道右軍：「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無所後。」皆賞其不類常流，故爰之無與倫比。〈王羲之傳〉謂庾亮上疏，稱羲之「清貴有識鑒。」

³⁰ 韓康伯性孝，善言對，糾正居喪廢禮、脫落名教者，識者謂其能「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作〈辯謙論〉以折中王坦之與袁宏之〈公謙論〉，是有才德者。其《繫辭注》亦以老解易，為參玄之作，屬取義一系。康伯於論青楚人物時，言「無可無不可」，充滿玄意。見《世說·言語》72《箋疏》頁133。從生命情態與學術取向，都與殷浩頗能相契。

長史，於經營洛陽時，以適為上佐，甚有匡弼之益，軍中書檄，皆以委適，適曾以計敗姚襄，皆見其善於知任。而其知姚襄之必亂，故亟思誅滅之；又深知桓溫之野心而陰阻之，皆從其言行所露的端倪以揆其心術，終皆如其所料。

殷浩博學，且精醫術。《世說·術解》11 載：

殷中軍妙解經脈，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脈，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來，為診脈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因史傳祇言殷仲堪「精醫術」，不言為殷浩，是以疑之。唯余嘉賜《世說新語箋疏》據唐寫本陶宏景《本草集注序錄》云：「自晉世已來，其貴勝阮德如、張茂先、裴逸民、皇甫士安及江左葛稚川、蔡謨、殷淵源諸名人等，並亦研精藥術。凡此諸人，各有所撰用方。」可見殷氏家族多通經脈方劑，而多所存活。然浩何以「悉焚經方」耶？或表示斷絕醫道，不為醫卜之事，而戮力從公耶？宋·劉辰翁即評此云：「診之似達，焚方又隘，無益盛德！」即指其既感人至性而為之把脈下藥，解人之危，足見其醫術之高明。然為免累於私情，使眾人聞其術而爭相請託，終窮於應付，而無法專心公務，此又見其無公坦之雅量也！誠如嵇紹之「不為伶人之事」然³¹，亦有如其父殷洪喬之將眾人所託之信投之水中，言「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而被視為「資性介立」者然耶？

從《世說》的一則記錄，可見殷浩乃當時名流引領企羨的對象，〈企羨〉4 即云：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啟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王胡之視殷浩為難得之「盛德」，思藉機與其盤桓。為貪戀與其清談應酬，而自請留下。殷浩為時流所仰慕，竟至於此。

³¹ 見《晉書·嵇紹傳》，頁 2300。

二、身分的錯位

初，謝安盤桓東山，與諸名士遊肆清言，朝命屢次徵召他都不應命，然聲價愈來愈高，咸認其足以「鎮安朝野」³²，當時遂有「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³³的高漲民意，逼迫著謝安不得不出仕³⁴。殷浩之預政事有同於此，其初參與談座，贏得盛譽，社會聲價甚高，為時望之所趨，據《晉書·殷浩傳》載：

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引為記室參軍……安西庾翼復請為司馬……並稱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

而據《世說·識鑒》18 載諸人以殷浩累聘不至而「憂嘆」，然劉真長卻言：「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邪？」是能看出殷浩之以退為進也！清高宗《日知薈說》卷四，即言：「殷浩累辭徵辟，有似乎清然，自其末年達桓溫一事觀之，向之所謂清者，有利心焉」，為却利以釣名者³⁵。以一介談士竟被比擬為管仲、諸葛亮，視之為才智超群，志量寬宏，具有遠規鴻謨，能提出可行之方略以經世濟民；稱得上是明察局勢、慎謀能斷，堅毅不剛愎，權重不自恣的第一流領導人物，還把他當作興亡的指標，他出仕則天下可興，他隱居則天下無有經綸者，社稷之安危，不卜可知。連繼王氏之後佐朝綱，時號為「荒年穀」的庾翼，都致書於殷浩，思共保江東。庾翼歷任征南將軍、荊州刺史，雅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為己任，言論慷慨，形於辭色」

³² 《世說·雅量》28，《箋疏》，頁369。

³³ 《世說·排調》26，《箋疏》，頁801。

³⁴ 《世說·排調》有兩則記載謝安隱於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篤志不終，而為高靈、郝隆所譏，使安有愧色。見26、32則，《箋疏》頁801、803、804。然及其既用，謝安却苻秦，安晉室，功業亦可無負，與殷浩之屢敗，事業何其相遠。宋·陳埴《木鍾集》卷十一言「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周章，故略輸一著。」遇事周章指驚懼不知所之，手足無措也。世每以成則為謝安，敗則為殷浩為例，說明名士之實與虛。《四庫全書》703冊，頁740。

³⁵ 其視釣名與攬利相同，而攬利者人輒輕之，釣名者非具卓識之君子，不能別而斥之也，殷浩誠「士林之蠹哉？」此責之深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717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723。

³⁶，據《世說·豪爽》7載：

庾稚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庾亮）時，權重未在自己；及季堅（庾冰）作相，忌兵畏禍，與稚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大會寮佐，陳其旗、甲，親援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眾屬目，其氣十倍。

庾氏兄弟主政，力圖中興，庾翼以收復中原為誓，對殷浩之累徵不就，頗忌之，故貽書勸殷浩不要學王衍之虛談廢務，助長浮華之風，言衍等「思安懼亂，寄命推務」為不負責任、一味偷苟的行為！若讓這種苟且之士竟浪得虛名，表示名實不符、弊風未革，為社稷之長治久安，必黜抑此沽名釣譽之輩³⁷。庾翼此信既有鄙薄意，亦有警告意，因庾翼見康帝即位，下詔議經略中原，竟不聽朝士勸阻，遂違詔北行。其為人傲世，忌杜乂、殷浩之才名冠世，每與人語：「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³⁸，在〈貽殷浩書〉中言王衍之徒「立名非真」，實暗比殷浩如王衍，不足以「抑揚名教，以靜亂源」，唯「高談莊老，說空終日」，殆難以弘濟艱難，類此游談無根之浮華士，祇能在太平之世妝點門面耳。殷浩得書，仍固執不起，此或可見二人私意不協。

及穆帝即位，會稽王司馬昱為撫軍大將軍，桓溫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會稽王輔政，綜萬幾，衛將軍褚裒薦浩，徵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疏陳讓，還致牋於會稽王，會稽王因在清談中深識殷浩之「沉識淹長、思綜通練」，必具經國濟民之能，故力勸其以天下事為念。其言：「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在「紘領不振，晉網不綱」的危弊時局，須待大才者有以救之，是以「足下去就即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盼能弘思靜算，儘速「率群情」而出仕。（見《晉書·殷浩傳》）此推重殷浩身繫國家之興衰，器重之情溢於言表，殷浩經過四個月的掙扎，終被誠心打動而受拜。

³⁶ 《晉書·庾翼傳》，頁1932。

³⁷ 見《晉書·殷浩傳》，頁2044。

³⁸ 參《通鑑·晉紀》，庾翼對浮華虛譽之士實弗之重，故有此言，翼所友善者如桓溫之豪爽有風概，頁3054。

爾後因桓溫權重，又滅蜀，威名大振，會稽王忌之，乃引朝野推伏的殷浩為心腹，以抗桓溫，《世說·賞譽》注引《續晉陽秋》曰：

時穆帝幼冲，母后臨朝，簡文親賢民望，任登宰輔。桓溫有平蜀、洛之勛，擅強西陝。帝自料文弱，無以抗之。陳郡殷浩，素有盛名，時論比之管、葛。故徵浩為揚州，溫知意在抗己，甚忿焉。

《通鑑》有同於此意之文獻言：

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寢相疑貳。³⁹

簡文大底得知殷浩與桓溫早年交遊時互相較勁，且彼此相輕詆，乃網羅之以鉗制桓溫，從此與桓溫種下心結，而悲劇亦由之產生。由於殷浩之作爲制衡桓溫的棋子，乃因桓溫恃功坐大，侵陵之勢已成，皇室猜忌之，自必培養另一勢力以抗之，於是必要委以超越常規之重任。然也因其逾分，必激起不平之聲，爲平眾議，須待立功，以杜悠悠之口。適巧，北方胡族內亂，朝廷見有機可乘，遂欲蕩平關河，復晉失土，乃倚殷浩以北伐之重任，於是發布殷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幾乎傾全國之力以助成其大業。此舉對桓溫而言，自是渾不是滋味，因爲其中擺明著壓抑、不信任桓溫，桓溫心中之不平可知，而其靜觀其變，坐視其敗之心也油然而興。

而殷浩被倚以重任，自是力求表現，以克復中原爲己任，然意氣風發，竟忘其所以，從其「上疏北征許、洛」，都見其急建大功、樹立盛名，好與桓溫一較高下，而不忖度自己之能力能否勝任。且恃寵而驕，目空一切，未能深謀遠慮，諂諛善道，充分暴露談士好高騖遠，不切實際的短處。且非出行陣，無實戰經驗，於軍資之補給、行陣之排列、將帥之布署、攻略之籌謀……都未有萬全的準備，故於倉卒行軍後，終至一敗塗地，「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姚）襄所掠，士卒多亡叛」，諸將多敗死的下場（《晉書·殷浩傳》）。今論其所以敗，實可從桓溫上疏論殷浩之罪見出：

³⁹ 《資治通鑑·晉紀》九十八卷，頁 3084。

- (一) 坐自封植，疑誤朝聽。
- (二) 稽延伐寇，使姦逆坐大。
- (三) 爵命無章，猜忌、剛愎，助長亂階。
- (四) 疏略軍機，統御無方。

一言以蔽之，既無「慎謀」，又非「強幹」之才。由於桓溫義正辭嚴的提出「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敕法，所以齊眾」，爲了教化，須對喪軍辱國者予以懲戒，他留了一個懲治的標準：「若聖上含弘，未忍誅殛，且宜遐棄，擯之荒裔」，乃足以宣誠後世。至此，輔政之簡文遂不得不呼應而奏免之，殷浩終以一敗而「遂令禹山之功崩於垂成，忠款之志於是而廢。」⁴⁰殷浩終在封閉自己，黯然神傷中，二年後即結束生命。

三、劫後餘灰—自噬

殷浩與桓溫爲少年的同伴，且齊名當時，《世說·品藻》35載：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君周旋久，寧作我。」

可見殷自少之自覺意識即十分強烈，且十分自負，不服輸，然而，幾十年後，擺在眼前的形勢，不得不承受。當其被簡文引爲腹心時，何等風光？桓溫既知朝廷已向另一邊傾斜，乃於永和七年（351）自請北伐，移軍武昌，無非向主政者示威，且避開低迷的氣壓，以等待翻轉的機會。而情勢比預期的有利，因政敵殷浩在北伐的關鍵一舉，竟在混亂中損兵折將。此消彼長，桓溫又重站上峯，自然將不平的情緒發泄出來，乃毫不留情的彈劾殷浩，幾欲置之死地。在其彈劾的疏中，極罵其希圖倖進，他舉蔡謨功大而謙退，竟以三年不就司徒職而詔免爲庶人⁴¹，以反襯殷浩不知

⁴⁰ 殷浩故吏顧悅之上疏訟浩之言，見《晉書·殷浩傳》，頁2048。

⁴¹ 此永和六年事。本傳言「謨既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數年，又被起用，謨上疏陳

進退之道。且在攬權後，不知節制，濫用私人，猜忌有功；在行陣中，缺乏明識，調度失當，自亂陣腳；而瞻前顧後，包藏私心，以是落人以柄；資敵軍實，終至節節敗退，以至動搖國本。此揭其弊以撻伐之，除有洩憤之意味，實亦在向輔政之簡文發出警訊，譴責其援殷浩抗己之失策⁴²。

殷浩被廢為庶人，桓溫總算吐了一口怨氣，據《世說·品藻》38載：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己輒取之，故當出我下。」

此舉事例以貶抑之，見爭競之心猶在。二人皆自視甚高，以凌駕對方為尚，而內心終惺惺相惜，以相知之深，既恨其被利用來制衡他，卻亦愛其才之足與己爭鋒。尤其在注重清言的時代，清言之才為世所貴賞、崇重，於此，殷浩就高出他太多了。由發言吐辭所贏得的美譽，乃己所望塵莫及者，故打從心靈深處，他對殷浩實既羨慕，又是佩服、敬仰；他的思理之縝密，學識之淵博⁴³，也是超乎其上，在「風流」一目中，他相形遜色，無已，祇能在事功上表現，以此彌補衷心的缺憾，而稍可獲得平衡。從〈賞譽〉117載：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

此相知相惜的貼心語，明確肯定殷浩「有德有言」，足以「儀刑百揆」，為朝士之模範，祇怪罪朝廷不當委以軍旅之任，由任用與才能不相稱，誤國誤事，也錯失人才。此甚恨簡文，相對的，對殷浩則十分同情。宜其在殷浩被廢黜之後不久，桓溫在既已折殷浩之志氣矣，遂「莫為已甚」，站在高的位置施惠於浩，重新擁抱殷浩，想起用他為尚書令，還寫信告訴他。此若非設身處地，並珍惜過去之情通意親，及發乎至情的公坦之心，捐棄一時由外在鑄成之仇結，願開誠佈公重拾舊情的一念之

謝，不復朝見。」見《晉書·蔡謨傳》，頁2040。

⁴² 而簡文對桓溫，則既忌之，卻也不能沒有桓溫。在殷浩預朝政時，徐、豫，亦支持中央，在權力的部署上，仍上軌道，使桓溫猶有所顧忌而名士主政，也不能將桓溫作掉，因為祇有溫具有經略之才。溫之勢力非絕對優勢，則晉室猶可得安。

⁴³ 殷浩本傳言其「識度清遠」，為老、易、才性、禮、經方、般若學專家，清談領袖及「時譽」皆桓溫所不及。

誠，實無法形容其歉惋始合終乖的情愫。甚至，桓溫帶著贖罪的心情，想藉著「尚書令」這個工具來彌補其彈劾他，使其被廢為庶人的憾事，從而舒解其陷友所帶來的清論壓力。由於各自扮演的角色不同，無可奈何的環境因素，拆離了他們內在真誠的擁護，此恨唯天知，唯賴友情的重新召喚，乃得以彌補。

殷浩在一陣落寞後，忽得此天外拋來的佳音，那出自多年來由疏遠轉陌生的舊交的溫情沾溉，自是悲喜交集。他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桓溫終究不忘記他，能拋棄前嫌，重拾舊好，也讓他有東山再起的機會；懼的是是否帶著機關算計！其或出自憐憫？或存心糟蹋？究竟安什麼心術？著實令人費疑猜。他徘徊審顧，患得患失，怕失了分寸，落人把柄，他細心的揣摩，將過去相處所捕捉的桓溫形象重新檢驗，一遍又一遍，由表面而追溯其內在，由近而遠，一言一行，都賦予意義，唯恐遺漏任何端倪所傳達的複雜意涵。他翻閱二人的交遊稿，其相得者，其相負者，直到彼此之貌合神離，各奔東西，以致彼此之嫌隙、猜離，點點滴滴，都如一場夢般的似幻還真；他援筆答書，再三斟酌，誠惶誠恐的推敲，認真的把握每個字意的準確度，擔心有絲毫的謬誤而壞了事，明明已定稿，又放心不下的打開來，一遍遍的斟酌、修改，近乎歇斯底里的反覆著開合的動作，如此數十次，一方面想伸謝忱，却又礙於自尊；既想一敘過去交情，卻又怕被奚落；桓溫權勢正盛，不能得罪，仰人鼻息，祇得曲意承歡，然「寧作我」的訴求，豈能出賣？是進亦憂退亦憂，竟不知如何下筆，最後，出現在桓溫眼前的卻是一封「空函」⁴⁴，是失了方寸，徬徨無措耶？是無言以對嗎？是無言的抗議嗎？為不言之言，以千言萬語仍無法盡言，唯知己能體會嗎？有言即有是非，白紙一張，出乎純素，素樸而天下之理得耶？在審慎的計度後，婉轉的拒絕其施惠嗎？此最終的回絕，實最合於其一貫的自負之性格，他決然的嚥下鬥爭失敗的苦果，以不接受施捨來維護自己僅存的一絲自尊。然而其衷心之怨悔，實難以形容。桓溫得此空函，大為震怒，頓使疇昔之意都盡，遂與交絕，還禍遺其子⁴⁵。

自從他坐廢為庶人，徙於東陽之信安縣（今浙江衢縣），據《晉書·殷浩傳》

⁴⁴ 宋·真德秀《大學衍義》卷十三批評王衍營三窟、殷浩達空函，為卑猥之行，或即以其進退失據也。

⁴⁵ 浩子殷涓有美名，桓溫誣涓及庾倩與武陵王晞謀反而害之。見《殷浩傳》末所附，頁 2047。

生動的記載殷浩被黜放後的生活及心境：

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就因殷浩自視甚高，好勝心格外強烈，而好勝心又驅使他表現出類拔萃。他也確實做到敬忠職守，樹立了某些治績，此從《世說·政事》22 得證：

殷浩始作揚州，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襪，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此記述殷浩治揚州，法禁嚴明。又據《晉書·王彪之傳》載：

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廷尉。

則見其打擊不法，整頓吏治的決心。又從顧悅之〈上疏訟浩〉中言：

驅其豺狼，翦其荊棘，收羅向義，廣開屯田，沐雨櫛風，等勤台僕……進軍河洛，修復園陵。

指在北伐的過程中，曾開田千餘頃，以為軍儲，且先得「修復園陵」之功。〈孔嚴傳〉則言浩「引接荒人，謀立功於闕外」。為求立功，曾重用有能名之荀羨⁴⁶、孔嚴⁴⁷、蔡裔⁴⁸等，使朝綱得以振作。另范弘之〈與王珣書〉言：

殷侯忠貞居正，心貫人神，加與先帝隆布衣之好，著莫逆之契，契闊艱難，夷嶮以之，雖受屈姦雄，志達千載，此忠貞之徒所以義干其心，不獲以己者也。

此特別呈顯殷浩「受屈於桓溫」之冤，以伸張其協契忠規，同戴王室之義聲。凡此皆見殷浩實得人情，誠如桓溫之推許殷浩可作為政務官的典範，豈虛言哉！故其後

⁴⁶ 〈荀羨傳〉：「殷浩以羨在事有能名，故居以重任。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羨亦為阻浩誅蔡謨者，頁 1981。

⁴⁷ 〈孔嚴傳〉：殷浩臨揚州，請（嚴）為別駕，曾勸浩不可與桓溫相抗，當協內外等，浩深納之。頁 2059、2060。

⁴⁸ 〈蔡裔傳〉：「有勇氣，聲如雷震……故浩委以軍鋒焉。」頁 2049。

得以改葬，追復本官，據〈范弘之傳〉載：

又論殷浩宜加贈諡，不得因桓溫之黜以為國典，仍多敘溫移鼎之跡。

殷浩得以在桓溫去世後，獲得平反，且加贈諡，更可證殷浩之委曲。據《世說·品藻》38 注引《續晉陽秋》曰：「桓素輕浩，未之憚也。」就因「桓素輕浩」，故對其出任久已覬覦的揚州，更覺是可忍孰不可忍；荆、揚為方鎮與中樞為相持之勢，當時乃中樞有權而無勢與權臣無權而有勢的君弱臣強局面。殷浩代表擁王派，為當時牽制軍閥坐大的重要角色。桓溫覬覦揚州久矣，時桓溫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溫，荀蕤言於帝曰：「若溫復假王威，北平河洛，修復園陵，將何以加此！」於是乃止。後殷浩北伐，曾聲言「修復園陵」，即在凌駕桓溫也。而殷浩知桓輕己，故愈激發殷浩力求表現。桓溫並不怕他有簡文撐腰，因知二人皆屬浮華虛譽之士，實不了重任，故等著看笑話。殷浩之敗績，將其爭榮誇耀的籌碼掃去盡盡，桓溫乃乘機落井下石，徹底瓦解殷浩的志氣與信心。自爾殷浩「身如槁木，心如死灰」，雖表面口無怨言，若無其事，而實刻意掩飾，此「佯愚」的自晦，使他閉目塞聽，不見喜慍之色，徹底封閉自我，將得失推開，假借「談詠不輟」來壓抑、來麻醉，在悠悠忽忽的生活中，他找到了迷幻藥——佛經，他見佛經云：「理應在阿堵上！」因為佛經可祛練神明，斷人煩惱，而得失之道、應世之理就在其中⁴⁹。據《世說·文學》載：

殷中軍被廢東陽，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疑般若波羅密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

此處言「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可疑。下面一則言「大讀佛經」較可靠：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解。遇見一道人，問所籤，便釋然。

因為之前他已與支遁辯《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且自其放

⁴⁹ 《世說·文學》44 云：「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簡文云：不之便可登峰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劉注引佛經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但能修智慧，斷煩惱，萬行俱足，便成佛也。」頁 229。

黜，表面雖故作鎮定，心情實黯然，何有心情與人作言語之爭鋒？殷浩悟性本高，加上官場起落，特能證成佛義，是以每讀皆「精解」，頗能闡幽抉微，發其幽滯。且由參玄而研究佛理，於會心處，自能超越世俗之得失利鈍，因而面對天崩地解的現實，遂能「夷神委命」。以其相信萬事皆有因果，有因使然，乃無可奈何，知其無可奈何者，而安之若命，則處逆境亦可坦然。然而，在某種場景，尤其在所親的面前，那壓抑的隱衷，每突破缺口迸發出來，此時情感如潰堤般，不可扼抑，宜其在詠詩時，因扣合自身之遭際，竟潸然涕下，那強忍的情緒，遂一發不可收拾。而其詠曹摅⁵⁰之〈感舊詩〉，其全詩為：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蔣門易軌，田竇相奪移；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今我唯困蒙，群士所背馳；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對賓頌有客，舉觴詠露斯；臨樂何所嘆，素絲與路歧。

曹摅有「墨子悲染絲，楊朱哭歧路」之嘆，在困蹇之時，走頭無路，始覺人情之淡泊，殷浩之封閉自己，實近於自我啃噬。據《世說·黜免》云：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著百尺樓上，儋梯將去。」

當初是簡文引他為腹心以對抗桓溫，及北征失敗，桓溫上表劾浩，而簡文竟然亦呼應奏免浩官，使浩除名為民。此簡文或懼於桓溫之勢，不得不黜免殷浩以平桓溫之嫌慍⁵¹，則殷浩之昇黜由人，自己不過是個政爭的工具，甚至是犧牲品，或代罪羔羊而已！其恨司馬昱捉弄他，就如把他送上百尺高樓，又將梯子撤去，不顧人之死活。明·凌濛初評此云：「奇恨！」可推殷浩心何能平？其「夷神夷命」，不過是徹底幻滅後如木人石心般的投荒之感！

而為何在送別其愛甥時，竟讓他感情崩潰，悲不自勝呢？按康伯「清和有思理」，能清言，《世說·文學》27載：

⁵⁰ 《晉書·曹摅傳》言摅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為王衍所器重。為令理冤開獄，仁惠明斷，綏懷振理。及寇掠城邑，力戰而亡，百姓聞之號哭道路，如赴父母。頁2335。

⁵¹ 此固見簡文之受制於桓溫，然亦暴露簡文乃是一談客耳，縱有遇險不驚之涵養，實缺乏魄力，其與交游者，如王濛、劉惔、康伯皆善清言，又辟郗超、謝萬等清曠秀邁之士，顯出文弱無濟世大略。《晉書·簡文帝紀》：「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為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王羲之目之為「噉名客」（《世說·排調》54，頁816。）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

牙後慧，喻微末見解，如唾餘。「未得我牙後慧」，此指韓康伯之清談能戛然獨造，沒有重複自己的觀點。或言其未得我之揄揚，已出類拔萃，言此以襯托韓康伯之才。又前引《世說·賞譽》所載之稱道康伯有「出群器」，是見小知大，故嘆賞其後生可畏，足可善述其志；譬如殷浩摻和老、易，其解易乃循王弼義理一系，重卦象背後之義，由變化中觀「理」，此視卦爻象乃表現義理之工具耳，不可拘執。韓康伯《繫辭注》之「托象明義」說，正可見其有相同的契悟。可見殷將韓伯視為可與論道，也可通感其生命義諦者。同時，在他落魄、徬徨無助時，來與同住，體貼倍至，給予溫暖。及經歲臨行，浩精神頓失依靠，故悵然若失，有天地雖大，無處容身之孤獨，觸景生情，一時百感交集，脫口而出曹攄之詩句，年來的委屈，一時都上心頭，讓他幾乎難以自持！

如果將其「自擯山海，杜門終身，與世兩絕」，視為「補過罪己」之行，可謂「克己復禮，窮而無怨」的修養⁵²，都是隔了一層，未免將之與當時郭象《莊子注》所標的「安於所傷而傷不能傷」的安命論者同流，那何以詠詩而自傷懷抱耶？《世說·黜免》3載：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恆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殷浩在謫居之所，整天對著虛空，指畫寫字，作「咄咄怪事」，此乃嘆其前後始末原是一場難以理解的鬧劇耳！他之出仕，之為揚州刺史，之被援為腹心，之參機要，之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五州軍事，之雄心萬丈，之志高氣昂，之北伐，之圖誅羌人姚襄，及襄反、士卒多叛，之兵敗，之被奏免，之除名為民，之黯然下野，之偽裝若無其事，都出乎預料之外，自己祇不過像一顆棋子般，而因落棋之失誤，遂全盤皆輸。夫繁華似夢，而夢醒何時？一切都不知所以然而然，也令人茫然！此事件已重挫其生機，其於生已病矣，何能嘯傲山林，取一時之高乎？

殷浩之被啓用乃出於「民譽」甚高，除其談才出眾外，待人亦有通物之美，《世

⁵² 見顧悅之〈上疏訟浩〉中之語。《晉書·殷浩傳》，頁2048。

說·賞譽》81載：「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王濛稱讚殷浩不但靠自己的長處勝過別人，在處理自己的長處方面，亦非人所及。此處劉孝標注引《晉陽秋》云：「浩善以通和接物也」，通和則不以己長驕人，且能寬和待人，與人為善，不似桓溫之權謀善忌也，故能得普遍之美譽。至於其對桓溫言：「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則以深識桓溫之為人，亦早知桓溫之素輕於己，故示夷然不屑，不敢苟同其待人接物也。王夫之《讀通鑑論》云：

桓溫能用殷浩，殷浩不能用桓溫。溫曰：「浩有德有言，為令僕，足以儀形百辟，朝廷用違其才耳。」此溫之能用浩也。溫請北伐，而浩沮之，浩之不能用溫也。能用之而後能制之，能制之，則予之、奪之、生之、殺之而唯吾意，不能用矣，而欲制之，必敗之道也。

王夫之認為迫使桓溫為逆者，實浩有以貽之，因溫「見人之疑我之篡，退必無以相容，乃疑我而不能制我，將與我競功。」⁵³及見殷浩實無本事，乃萌逆志。當浩以物望所歸而被倚重，豈難於用溫者，錯在於爭競之心，而「各崇私權」，故招致斯禍，實令人扼腕。王夫之嘉許桓溫伐胡光復之志，故對反對北伐者每視為庸才，為名教之罪人⁵⁴，然桓溫果如陶侃之公忠，則何致於啓眾疑，而陰相阻之耶？

四、「談優務劣」之事證

《晉書·王戎傳·贊》曰：「濬沖居鼎，談優務劣。」此言王戎善發談端，曾於上巳禊洛時，與朝賢共論，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知其亦在能言之流，然領吏部、備位台輔，則隨世浮沉，無所匡救，知其心術者，言其為「自晦」以避禍者。殷浩於言談的地位更勝王戎，其「自晦」的成分不顯，而於世之名寵權利，則深留其情，其終也，竟視老氏之無為恬淡、莊生之辭聘為無物，以致自

⁵³ 《讀通鑑論》卷十三，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3，頁426。

⁵⁴ 《讀通鑑論》卷十三，評蔡謨、孫綽、王羲之等名流，侈敵之威，量己之弱，退縮而坐困江東，讀蔡謨駁庾亮經略中原之議，凡有生人之氣者，未有不憤者。頁416。

取其辱，且貽害於國⁵⁵。在桓溫〈上疏罪浩〉中首先提到：

前司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弘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⁵⁶。

由此而言殷浩「侵官離局，高下在心」。據《資治通鑑》卷九十八載此事始末言：

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太后遣使諭意，謨終不受。於是帝臨軒，遣侍中紀據、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陳讓。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而謨不至。時帝方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太后以君臣俱疲，乃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彪官。會稽王昱令曹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所以為政矣。」公卿乃奏「謨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請送廷尉以正刑書」……殷浩欲加謨大辟。會徐州刺史荀羨入朝，浩以問羨……浩乃止，下詔免謨為庶人。

此為永和六年事（350），而於永和二年，時為左光祿大夫的蔡謨領司徒，與會稽王昱同輔政，永和三年桓溫滅蜀，威振朝廷。永和四年十二月，以左光祿大夫、領司徒、錄尚書事之蔡謨為侍中、司徒。謨上疏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此表面實出乎一貫的謙讓之行。

而據《晉書·五行志》上云：「是時殷浩以私忿廢蔡謨，遐邇非之」，此處所言「私忿」，不知何指？然從「遐邇非之」，可見其奏廢蔡謨甚遭物議，故為桓溫所利用。按〈蔡謨傳〉載：謨性方雅篤慎，「每事必為過防」，遇徵拜，常沖讓⁵⁷。曾反對庾亮移鎮石城之議及伐胡之舉⁵⁸。蔡謨之屢次不受徵命，或因本性謙退，欲

⁵⁵ 此桓溫之斥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衍之徒，不得不任其責。《世說·輕詆》11，頁834。

⁵⁶ 《晉書·殷浩傳》，頁2046。

⁵⁷ 如平蘇峻之亂有功，遷五兵尚書，領琅琊王師及賜爵洛陽男，皆上疏固讓。

⁵⁸ 蔡謨曾諷王導，為王導所鄙，《世說·排調》又載：「王、劉每不重蔡謨」。於北伐政策上，也為各派角力的焦點。蔡謨力主「抗威待時」，認為棄江遠進，為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恐非廟勝之算，故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又言：「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恐非長策，故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凡此具見其保守過防，然亦見其謀國之深遠。見《晉書》，頁2035-2038。

爲百僚表率，以戰爭競之風？故意表明非名門士族出身的他，無坐大的野心？在傾軋之政爭中，用以保全身家之計？或以「過防」不願擔當重責大任，尤其在天子勢弱，權臣當道的艱難時局中？或抗命以對當時浮華主政、北伐政策之不滿？王夫之《讀通鑑論》即甚憤蔡謨之駁止庾亮經略中原之議，爲不圖克復之功。時殷浩急於立功，則其奏廢蔡謨實有由矣！其後征北大將軍褚裒北伐，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日可復，光祿大夫蔡謨獨謂北伐勞民傷財，恐「更貽朝廷之憂」，至此，遂知蔡謨之反對大舉，實憂權奸挾功，遂圖不軌者重，且亦以「量力度時」爲舉事之衡量，代表老成持重的保守路線。殷浩或即因蔡謨反對北伐，足以疑當世、挫國威、沮進取，故種下蔡謨不應徵即欲施以大辟之因，此亦見殷浩之專政，行事近乎誕妄，不可以與有爲。孫盛《晉陽秋》：「是時殷浩參謀百揆，引（荀）羨爲援」，知殷浩爲執政大臣，居攝猶如冢宰，故能「高下在心」，初非荀羨之警告將有人起兵相脅⁵⁹，殷浩恐一意孤行。

永和五年，桓溫聞北方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事久不報，桓溫知朝廷引殷浩抗己，暗中作梗，十分忿怒。後屢求北伐，詔書不聽，桓溫相持彌年，至永和七年十二月，竟於拜表後即帥眾四五萬順流而下，朝廷大懼，不知何以節制。據《資治通鑑·晉紀》載：

殷浩欲去位以避溫，又欲以騶虞幡駐溫軍。吏部尚書王彪之言於會稽王昱曰：「此屬皆自爲計，非能保社稷、爲殿下計也。若殷浩去職，人情離駭，天子獨坐，當此之際，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爲之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成，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爲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忽忽，先自猖獗乎！」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⁶⁰

因爲桓溫乃衝著司馬昱、殷浩而來（有清君側之意），殷浩之參朝權，掣肘桓溫，爲防其坐大，引致桓溫之不滿，終至不聽節制，賴王彪之解析利害，巧與桓溫周旋，

⁵⁹ 荀羨入朝，浩以問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此即言將有舉兵以問其罪者，大底是指桓溫恐將借故稱兵犯關。浩乃止，而免謨爲庶人。見《通鑑》，頁 3110。

⁶⁰ 另參見〈王彪之傳〉，頁 2007。

又經輔軍大將軍司馬高崧⁶¹替司馬昱寫了一封信，分析北伐條件不足，如資實之儲備與調度、轉運等尚待籌謀，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當「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又動以感情，言自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群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慚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還安撫之曰：「爲國遠圖，經略大算」，蕩除寇難，維繫天下安危，實非君莫屬。且論以禍福，言其「異常之舉，爲眾之所駭」，輿論紛紜，須知提防等。可謂情理盡至，宜其桓溫接書而上疏惶恐致謝⁶²，回軍還鎮，弭平一場可能的風暴。然從此事端，亦可見殷浩面對桓溫之大動作，實張皇失措，不足以應付。

於殷、桓間的對抗，王羲之力勸殷浩「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不宜與溫構隙，浩不從。及至相互嫌猜，有識之士更深以爲憂，在殷浩北伐前，尙書左丞孔嚴即懇切的規勸殷浩，據《資治通鑑·晉紀》載其言曰：

比來眾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也。……浩不從。

胡三省注云：「嚴欲浩與桓溫兩釋猜嫌，降心相從，以圖國事」⁶³，共同面對紛沓的隱患，但殷浩聽不進去，一意與其周旋。竟想藉胡亂，北伐立功，以壓制桓溫。史傳載：「浩上疏請北出許、洛，詔許之」，既阻桓溫北伐，於殷則當下許之，明顯得之輔軍司馬昱的支持。《資治通鑑·晉紀》載：

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誥書曰：「……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其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莫若還保長江，……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

⁶¹ 王夫之對王彪之馳一紙書而使桓溫斂跡以退，給予相當的肯定。見《讀通鑑論》，頁 425-426。高崧建議簡文宜致書喻以禍福，令其反旆。

⁶² 桓溫自述其靜亂滅寇，煎雪國恥之一片赤誠，對「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頗感痛心。見《晉書·桓溫傳》，頁 2570。

⁶³ 見《通鑑》九十九卷，頁 3123。

王羲之反對北伐，認為足以動搖國本，不如專注內政，且警告北伐無功，殷浩將不得辭其責，對殷浩「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不知節制，自須負敗喪之責；而既已敗喪，又復再舉，是求之「分外」，後果誰負？王羲之還與會稽王昱牋，勸其「權輕重而處之」，不要自不量力，由於北伐，增加百姓負擔，造成「遺黎殲盡，勞役無時」，人民何辜？願暫且拋棄虛遠不切實際的想法，紮好根本、救倒懸為尚，但司馬昱亦不從。果如王羲之所勸，勤於內務，理應為殷浩所勝任，則必無異日之黯然下臺。⁶⁴

殷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其負面影響十分深遠⁶⁵。此反映殷浩不能正視學校教育之功能，足見其無長治久安之宏謨。

永和九年，殷浩在壽春，時長安人雷弱兒、梁安詐云殺苻健、苻眉，請兵應接，殷浩見機便進據洛，營復山陵，王彪之預言必有詐，不應輕進，不久知弱兒果詐，此事亦見殷浩不能預知敵情。殷浩又惡新附之姚襄強盛，因囚襄諸弟，且屢遣刺客刺之，刺客皆以情告襄；浩又潛遣魏憬帥眾五千襲之，襄斬憬，并其眾，浩愈惡之。當伐秦時，以姚襄為前驅，想藉秦消滅姚襄，襄遂反，縱兵擊浩，浩大敗，棄輜重，走保譙城。至此，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朝野嫌怨。殷浩既不能綏御新附，又不聽王彪之「未宜輕進」的警告，其敗皆在無長策也。桓溫乃借民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司馬昱「不得已」，自知殷之敗由己所造成，為卸責、謝桓溫，亦奏浩為庶人，徙信安。桓溫「廢浩而制昱」⁶⁶，自此內外大權歸於桓溫手中，胡三省於此注引史言「晉氏失權，由用殷浩違其才」，也就是說，桓溫之坐大，其實是司馬昱幕府之舉動節節錯誤促成的。而東晉的北伐，竟成權力較勁之場，其背後所牽扯的問題，多出於執政者之猜忌。

殷浩北伐敗因中的「不能綏御新附」一項，指猜嫌姚襄，激使姚襄反。然誠如尚書左丞孔嚴勸殷浩與桓溫降心相從時，曾附帶提到「觀近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

⁶⁴ 從王羲之勸戒殷浩、簡文，深以據形勢、消亂萌為制勝之機。及其遺謝萬書，要其與士卒共甘苦，批評謝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世所宜等，見羲之實具廊廟才。而司馬昱明知殷浩實不足以舉大事，明知其必敗，但為了打擊桓溫，在私心作祟下，誤了朝局。

⁶⁵ 見《資治通鑑·晉紀》穆帝永和八年九月，頁 3130。

⁶⁶ 《通鑑·晉紀》胡三省《注》，頁 3135。

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此即指張遇、姚襄之徒，孔巖「固見其肺肝」（胡三省注）⁶⁷，觀姚襄異日之反覆為亂，使晉疲於奔命，其雄詐豈殷浩推心置腹所能節制？清·陸世儀《思辨錄輯要》卷三十四論到：「中原降將，止一姚襄可用，若御之得其道，未必非恢復之機，乃殷浩以庸奴馭之，殊可惜也。」問題在姚襄狼子狐心，豈易綏附？殷浩並未以庸奴待姚襄，特早視襄為心腹大患也。而誠如高崧致書桓溫時，講到經略北方，興師動眾，非同小可，豈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按殷浩在司馬昱的撐腰下，輕舉妄動，不考慮自己是否有用兵之才？精擅奇正之術？當時的輿論是否有復仇雪恥之迫切趨向？內部各派勢力是否和輯？人民是否安居樂業？是否有充沛的後勤補給？也就是根本是否穩固，民心士氣是否凝聚了？值晉室中衰之際，力爭於武功，是否得宜？勞師于外，後方空虛，有所提防否？果輕付一擲而敗，晉室必益以不競。內求諸己，外求知彼，能審乎強弱之分否？夫所憂重，則希圖有功之心可泯，今投機太速，倉卒出師，祇爲了想借修復園陵爲功，以「比隆前世」（〈王羲之與司馬昱牋〉之語），此喜功生事者謀必淺，不能「先爲不可勝」，度德量力，而好高騖遠，還拿國脈民命做政爭的籌碼，其敗乃預料中事。宜其桓溫素輕之，深知其不是自己的對手，遂先隱忍之⁶⁸。於此，王夫之《讀通鑑論》論曰：

若夫浩之欲折溫也，亦非謀之不忠也；而折溫之術，莫善於收溫而用之。北伐之舉，溫先請之，而浩沮之；既乃自行而置溫於局外，不資其一旅之援，溫亦安坐上流而若罔聞；固溫之樂禍以乘權，抑浩擯之而使成乎坐視。……疑溫忌溫，而溫之逆乃有所資以自雄。

殷、桓之恩怨即由中樞之失策及浩之才有所不足。至於「苻健請命，而殷浩不能控，姚襄來歸，而殷浩激之以叛」之質疑，實不能以撫御之才不足一語判之。因健、襄殆豺狼之輩何能「撫而用之」？其不撫苻健而欲襲姚襄，王夫之即言：

浩力不足，智不逮耳，其謀未甚失也。拒之襲之，禍速而輕；納之任之，禍

⁶⁷ 《通鑑·晉紀》胡三省《注》，頁3123。

⁶⁸ 《晉書·桓溫傳》言其時「以國無它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眾資調，殆不爲國家所用。」桓溫即在靜觀朝廷之變，以待其疲憊而乘之，頁2569。

遲而大……議者乃以拒健激襄為浩罪，何古今樂進豺虎以自衛者之多也！⁶⁹

此論尚稱公允，其意重在欲對付胡禍，祇能先壯大自己的勢力，即「本立」乃可無虞於邊犯。

王夫之《讀通鑑論》論及桓溫伐蜀時朝廷之失策，曾提出若當初桓溫西討時，朝廷應重視此役，一方面鼓勵其士氣，一方面「命重臣，率大軍以繼其後」，則溫軍不至於孤軍深入，且專制之邪心或不敢萌。初，劉惔能深識桓溫之野心⁷⁰，曾憂慮桓溫「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果真應驗。王夫之即評曰：

蓋（劉）惔者，會稽王昱之客，非能主持國計者也。昱與殷浩皆虛誕亡實而茶然不振者，惔即為此謀而固不聽，徒為太息而無可如何。晉非無人，有人而志不能行也。⁷¹

王夫之怪何充為奪庾氏，反授桓氏坐大，此援桓氏而排除庾氏，乃「恩怨在心」，疑其所不必疑，更加之忌，是召禍之門，晉之亡始肇於此。此亦在申言權臣之各為己私，遂亂無已日矣。

五、結論

殷浩的一生可劃為三個階段，而每個階段的思想也判然可分：一為清談名辯期：此時為風流談論所宗，其生命情態為具有淵博之學養，為易、老、才性四本之名家，又精於歧黃之術及知人鑒，在社會擁有極高的聲價。二為仕膺重任期：以其為時望之所寄，故為執政者所超拔，而參機務，為簡文之腹心，此儒家經世思想付之實踐的階段。然聲聞過實，內與桓溫相抗，外遇姚襄之倒戈逆擊，內不協且急於立功，

⁶⁹ 《讀通鑑論》，頁 424。

⁷⁰ 《世說·排調》載桓溫乘雪欲獵，先去拜訪王、劉諸人，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亦那得坐談。」頁 800。桓溫對真長「垂長衣，談清言」，夷然不屑。劉惔則擁護晉德。

⁷¹ 《讀通鑑論》卷十三〈晉穆帝〉，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3，頁 421-422。

竟至節節敗退，北伐之壯志遂委蒿萊。三為廢黜自修期：自兵敗被廢為庶人，自爾道家夷神委命及佛學般若空成了安頓身心的方藥，然卻無法掩抑其矢志懊悔之悲。

清·宮夢仁編《讀書紀數略》卷二十三引羅念菴云殷浩人品終身三變，從其「累辭徵辟，屏居墓所」言似一「高士」；從其「刺揚州抗桓溫，毅然以北伐為任」，似一「賢臣」；至於用兵屢敗，為溫所廢，答書開閉者數，竟達空函，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也，而誠一「鄙夫」⁷²。言其「鄙夫」，實未體其心迹，然其可以為高士、學士、名士，甚至賢臣終，竟以兵敗而被棄如草芥，豈不惜哉？

如王衍好論縱橫之術，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然無忠蓋之操，本傳言其「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及賊寇蜂起，衍被推為主帥，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結果全軍為石勒所破，己則被俘，對石勒言己少不豫事，以求自免，又勸石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位，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終被排牆填殺之⁷³。務實之庾翼即視殷浩為王衍之流，實輕其無奇正之術及經綸之才。

殷浩「談優務劣」，率易不知國體，以其識量不充，未足解危釋悖、撥亂反治，其不聽他人之議，輕易北伐，又以節制無方，兵民多叛，終至喪軍資敵，自取其辱，使政局更趨混亂。明·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五論曰：

若殷浩者，夸誕之尤也，人莫貴於自知，自知而後可以知人，晉疑桓溫勢盛而藉浩抗之，浩自計才智可以敵溫否乎？溫握兵擅命久矣，使才智與溫等猶不易，況浩不及而居之不辭，求免於禍難矣。

方氏即指出殷浩輕動自用，「為不能為之事，而圖不可圖之功」，智術極疎，足見虛名之不足恃，而不覈名實，是所以致敗也，所論極為剴切。初，何充為壓制庾亮兄弟而重用桓溫等，曾言使「桓、褚（裒）為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在陶侃幕府中，同被侃所重，而頗能委賢任能之褚裒則力薦浩，又據《太平御覽》卷二四八引《殷浩別傳》云：「會稽王少著名譽，友學之舉，必極有德，以浩為友。」

⁷² 《四庫全書》本《讀書紀數略》卷二十三，1033冊，頁300。

⁷³ 見《晉書·王衍傳》，頁1238。

⁷⁴」浩「民譽」之高，除才辯外，品德亦優，王濛在給劉惔的信中即言殷浩「觸事長易」，即遇事平和，連桓溫都稱道其「有德」，凡此皆應對殷浩之才德給予正面之評價。當蓄積了相當豐厚的能量之後，來自上下各階層的敦逼，不得不從「談客」的身份搖身一變為政治權要，然誠如其所嘆的：「何以善人少而惡人多？」在他揮灑才情、施展報復，透過拔取人才，嚴明吏治以實踐政治理想，正欲推動北伐政策時，卻連番挫敗，結果，連提拔他、利用他的簡文，竟也拋棄他，使他走上窮途末路，無以自拔。歸結在於他志奢才短，實乏經世用兵之才，故動而輒蹶。加上政爭之困擾，徒存「鑿局」，終無以遂其光復中原之志，而遺心志成灰之悲。夫偏才之性，有短有長，在乎使用者之「取長棄短」，乃能成功遂事也。而此又涉及才德是否統一、明膽是否兼濟、名實是否相符等當時重要議題，在虛實、文武、智行、體用的關係上，都有待深入的解析。

⁷⁴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92.2，頁 1169。

參考書目

- 漢·鄭康成注、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正義《禮記注疏》，台北：世界書局，1986年
- 宋·真德秀《大學衍義》，濟南：山東友誼書社出版，1991年
- 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0月
- 唐·房玄齡等撰新校本《晉書》，台北：鼎文書局，1980年8月
- 宋·司馬光編撰、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台北，洪氏出版社，1980年
-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12月
- 清·王夫之《讀通鑑論》，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年3月
- 清·湯球、黃奭輯、喬治忠校注《眾家編年體晉史》，天津：新華書店，1989年8月
- 清·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台北：樂天出版社，1973年2月
- 梁·劉孝標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9月
- 清·宮夢仁編《讀書紀數略》，《四庫全書》本《讀書紀數略》卷二十三，1033冊
- 錢鍾書《管錐篇》，台北：書林出版社，1990年5月
-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明·方孝孺《遜志齋集》，台北：中華書局，1981年
- 清·嚴可均輯《全三國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10月
- 清·嚴可均輯《全晉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10月
- 韓格平《竹林七賢詩文全集譯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月
- 韓格平主編《魏晉全書》，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1月
-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年1月
- 唐翼明《魏晉清談》，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年10月

